

由庚堂集

山庚堂集卷之十八

縉雲鄭汝璧邦章

縉雲鄭汝璧邦章

序

皇明功臣封爵考序

在令封部典疏爵之制以贊冢宰詔王冊勛  
伐遇封拜則核故實議可否以聞蓋職司無  
重于此矣署中故有功臣底簿一帙受封公  
移在焉然自魏國而下厯厯四十五家覽者

病弗全也余典司封則取異姓諸侯王敘功  
分彙約世封除封爲二而採券文及吾學編  
列傳入諸家間以見聞補其闕略凡八卷刻  
之署中題曰功臣封爵考備考核也於戲雲  
龍風虎勒鼎銘鍾名世勛華古今何限然未  
有如我 太祖之驅逐胡元功高萬古越越  
干城若斯之盛者當時剖符錫誓公侯伯三  
等凡七十三人不再傳而藍胡批根誅鋤殆

盡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七  
戰論功已而南北驅馳舊恩新績往往登封  
蓋世者除者相半矣洪熙宣德祇以征胡策  
勲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虜猾夏奸  
黨貪天奪門復辟爭勞跋扈未幾誅奪存亦  
無幾焉成化包荒核汰多濶然世者纔三人  
弘治慎重名器封爵無聞則乾坤清寧之候  
也正德廢典覲私黷濫極矣 肅皇中興光

復祖憲首錄捕反者新建之功興繼誠意  
伯五姓之祀外戚恩澤爵終其身繼述於斯  
稱善然方術封伯恭誠主爵奉將禁喙則又  
何也夫創業攀附之時英豪爭樹尺寸以徼  
爵賞沙語劒呼至尊亦莫能制唯我高皇  
親發宸諭定以至公諸將悅服退無後語則  
奉天之明驗已列聖以來會在日月之際  
卽遇榆覈猶多念其微勞得請如故豈時事

休命也以不佞近所睹記粵西之師屢矣一  
殲羅旁再勦猺獞三擒韋銀豹血刃淋山焚  
巢傾卵竟未聞止戈而縱穴居之一命者卽  
懋賞侈當時如好生何上帝固闢其後矣李  
公下一令而活萬靈方寸有過人者 主上  
業嘉公廉而尤重公之仁武夫是首旌公用  
以風諸將耳不佞聞寧遠翁時時誡子弟若  
部將毋黷殺徼功再鎮遼左日撫柔諸夷冀

享安和之福公承家許國有自來矣史稱曹武惠平江南不妄戮一人諸子瑋輩咸紹父志以昌厥嗣爲宋名臣世家第一古今艷焉公是役也仰體  皇上天地之惠敬承寧遠惠慈之訓永垂僊李仁厚之聲備三善而綏百祿寧誇一時榮進已哉此不佞所願爲公頌者也客曰善不佞復有進焉仁人不以終始貳心盡臣不以南北岐嶠延綏逼虜而地

固殊抑諸臣有幸有不幸歟至若旁正殊裔  
嫡庶分岐取勘出于臨時帶礪將同聚訟如  
近者黔國嫂叔之奏許泰寧兄弟之告爭往  
往可鑒則勒注功狀預定本支尤執秩者之  
事安得任其冥趨不加討索者哉以故彙爲  
編摩用資叅訂如其潤色典章葺增未備則  
俟後之君子



金將軍歷任條議序

萬曆甲戌不佞從儀部郎校士武闡則得會稽金君秉鉞主考潁陽屏麓二先生相與奇其文而目之曰夫夫也儒而將也君用是起家臨觀歷松海三衢游擊于澗鎮蓋駸駸登壇矣所至樹功名聲籍甚凡山海陸隩之經營七校五兵之調劑戈矛樓櫓之葺脩靡不竭精殫智條便宜上當事輒報可施行而輒

奏績掌記者萃而成帙間以質不佞且乞序  
諸簡端不佞則惟兵家寄命呼吸賈勇先登  
惟吾氣所鼓安所效書生咕嗶爲已而思古  
名將畫山籌海聚米丸泥彼所條上方略一  
何纏纏足述哉然類以身試言非以言嘗事  
則所謂彬彬質有其文武者也夫武夫介馬  
而馳挽五石之強撫劒疾視以角尺寸于鋒  
鏑此一人敵耳于方略乎何有至居閒曳裾

緩帶持文墨議論落筆可千萬言聽之索然  
中桑林之舞而抱桴鼓置之行間則選軟而  
殷栗軍正考功狀于建置輒不售此所謂說  
鈴者也將焉用之且文士以文法飾吏議武  
士以論議託死生一不當以身與城社狗之  
故非老成持重好謀而成者不足與議矣漢  
臣充國上金城方略破羌若左券馬謖筆舌  
亟稱于武侯而街亭不效嗟乎此不足鏡哉

不佞睹金君忠信而文居常恂恂不出口至  
譚疆場金鼓事則髮瞋眦眦慨然有請纓褭  
革之思諸所條議不眩奇喜功不避難塞責  
要以酌時宜覈故實下不欺其士卒而上以  
報其君長頃犁倭海洋躬冒矢石多首功此  
可與徒持文墨論議者同日語哉夫士不患  
無文患無實不患無功患無志志以帥氣氣  
以定功載文而行本實而守雖勒景鍾銘旂

常可也夫金君勉之矣異日者碩議崇勛爲  
社稷衛而不有其智名僉曰夫夫也儒而將  
者也不佞從二先生且與有榮焉故序而願  
望之若此

送枯司理翼雲吳公應 召序

今上勵精求治特詔所司慎簡俊又補耳目  
丞弼之缺於是銓臣核上天下郡邑理若令  
治行異等者若而人請召試報可淞東西凡  
四人其三令也郡理則翼雲吳長公一人耳  
寮俞公錢公言于長喻公曰趨哉吳公之爲  
遭也時方旁招延攬乃環十一郡七十二城  
之吏厯厯旌四人焉抑何嚴也夫雲錦千羣

而拔一騏驎則必以驂上乘旣治百鑄而進  
一干將則必以剗犀兕行矣吳公其爲左右  
風議之臣必矣則又曰人臣一旦繇疏逖拔  
在侍從至幸也然關門則廷諍易納牖則巷  
遇難卽近邇明時宜莫如弘治當其際人主  
恭已受言三事兢兢脩羔羊之節諸言者亦  
舒徐持重書朝上而夕見施行一時明良稱  
盛邁焉嗣是一榛塞於奄豎之播弄排九閭

而不得則難繼震壓於雷霆之沴驚批逆鱗  
而不得則難再摧折於柄相之操切昂首吐  
息而不得則又難上下百年間易者一而難  
者三遭時固不偶哉 今上虛懷延納羣公  
卿折節受善吳公入而處不諱之朝殫忠據  
赤動若決藩非千載一時哉趨矣夫吳公之  
爲遭也喻公曰固也夫仕安能爲時能不負  
時耳然方其難時上任其責而言者享其利



故小訕則小伸大訕則大伸卽感槩一時亦  
往往博名高而收後效則難者易矣方其易  
時下任其責歛言無當則見以爲迂指切過  
情則見以爲激卽猥被優容而內有疚心人  
且得而議其後則易者難矣要以精白一心  
時然後言持若鈞發若機中若桑林之舞難  
無取容易無苟塞則惟吳公能耳吳公溫溫  
玉潤中無城府而守道秉節難惑以非又自

其尊人崑麓先生受經術通達國體出入不諄所聞茲幸在帝左右獻可拾遺持國是而光言路矯然稱中立者必吳公也國有若人世道重有藉焉夫詎歟以遭時榮進爲公慶也於是吳公促裝趨闕下諸大夫徵言不佞而語之故不佞惟諸大夫所爲贈吳公者備矣奚俟余言然余聞之人以言重毋寧言以人重卷阿鳴鳳展采高岡羽儀樹而百辟消

其非心一陳說朝野信若著蔡則其人以也  
藉令鷙擊毛舉博審諤聲奚取焉往不佞從  
鴈行中睹一二夕郎軒軒霞舉有足多者大  
都其人精神恒自主故差強人意其後遂難  
言耳方今雋傑在列得吳公而 朝廷益尊  
諸大夫行且以次召入相與贊明盛而道今  
昔不大愉快乎哉跂余望之遂次其語爲行  
贈若諸大夫所戀戀于公與公所以垂思吾

枯者更僕不以述亦惟吳公社稷之隸非諸  
大夫與一郡所得私也

弗告堂集序

齊魯於文學固其天性然言詩杏壇曾非比肩獨賜也以琢磨悟商也以繪悟並得見解焉要於化境尚隔一塵盖超覽若斯之難也夫詩自三百篇而後四聲出矣擬議變化作者辟易不謂當吾世而得之文若干公也公抗心希古虛恬朗潤自癸未成進士輒請急養其母謝太安人時時戲綵衣婆娑乎丘壑

魚鳥間不知有人間世者十年所矣比出而  
爲司馬郎尋衡文關中秉憲中州轍迹所經  
凡名山勝水公無不恣覽載筆焉翩翩乎大  
雅君子哉先是歲乙未余從濟上覲公駐賞  
二酉中拾琅玕不欲去旣而辛丑再遇公白  
下侍芳遊且久而余乃有以窺公之深也公  
衷瑩如璵情淨如鏡舉如飛霞居如凝水日  
作天際真人想以故蜉蝣宇宙於性靡所不

適而其稱詩也似之大都陶鑄彭澤而復撮  
王孟諸門之勝以爲佐讀之則白鷺浴濤青  
鳳振藻何曠逸也聽之則哀玉送聲鸞笙接  
嚮何清越也按之則江楓洗雨澗竹飄雲何  
淹遠也極之則游龍千狀尼珠五色儵乎忽  
乎又何繽紛靡際也譬之六通開士隨物徵  
心因聲成籟幻無爲有收華返真而玄致備  
矣彼其剪紅刻翠彫章繪句家未嘗不自矜

色澤倘索西子于靚粧探玄珠于罔象公直  
以此奴隸之耳夫詩道性情原本大素而詣  
極于化公素心快語自悟中得之篇章方富  
而縣解若是日新變化殆不可爲倪假從尼  
父而言詩超乘絕塵諸子瞠乎後矣余不知  
詩而嘗漫爲詩公業兩題之今以片語報公  
命亦聊以寓清風朗月之懷而非所以盡公  
詩也且公負蓋代才亦自不以詩盡也生平



不焚和不伐技淵愉自得矢弗以告人然而  
名起日月之際排雲御風可以五色文爲石  
補天者異日文章功業當與魯霸光鼎峙天  
壤世毋以閒鷗野鶴董董求公於象之內也

贈青田邑侯俞公遷地官郎序

往不佞典銓輒有槩於令之難而其指稍與  
世殊夫令之難非必世所稱名城大都剖繁  
剗劇之難也逢迎鞅掌而流汗終日勞獨以  
其形耳不足以休心乃若邑不滿三戶而凋  
瘵苦于安集則難澤非可一漑而歲月勞于  
調劑則難又或地僻而勢睽吾爲便宜意外  
而上疑其法吾爲畫一法中而上疑其情疑

者積而受者不知則又難此非卓然才與誠  
合而精神與金石俱未有能易之者也然以  
是而易卽他未有能難之者也不佞持是說  
察良蓋信然而今于俞公徵之余枯領子邑  
十而公所治青田當東南陞崇崗複嶺壘石  
而成田劉文成公所稱瘠土貧民幸 上寬  
之者也稅額業以文成故受下賦而磽确之  
區不任生殖日以疲困蓋八九都爲甚其地

黨天民鮮逐什一終歲惟粒米是賴而深林  
叢箐卽收粟不能跬步出里而貨一鍾以故  
逋賦無完期急則鳥獸竄流離轉徙里幾爲  
墟矣公至則單車往呼父老前曰若來毋恐  
余爲若任賦若爲余任役於是移其粟以給  
庶人在官之應得錢者籍其民以充談洋諸  
司之應任力者多方補助而逋漸完民稍稍  
復業公每以二時戶歷而慰諭之民大感懷

悉來歸欣若更生焉其他勞來多類是而比  
者歲大侵米價騰踊邑口嗷嗷公乃徧告富  
民毋閉糴及他漏卮而令商賈不得左右罔  
市利出公帑若而金輸富民之粟于官官平  
糴予民肩肱公威信不敢私半菽價常以平  
不知其爲歲凶矣公在邑且六年茹蘗如一  
日其視民煦嫗若子籌會若家所爲計便利  
若白圭之趨時無遺策而性精敏米鹽靡密

力能施行之至公法不少假豪右嘗平徭蠲  
賦必令公族貧賤均霑卽有拂于公公若不  
聞也者而壹意拊循不急急上人知卽上人  
一時不盡悉于公而公若不聞也者久之治  
理流布聲籍籍起中丞直指使者先後引薦  
書數四上大都稱公苦心云居亡何公被召  
入主事戶部公一旦脫巖邑而踐更郎署足  
爲公愉快而士民意若有所望者謂主爵胡

遽奪我公卽需公入宜須臾簡在交戟之右  
慷慨言天下事而胡郎署公爲也噫嘻是未  
曷用人之指與公之心者也方今海內水旱  
頻仍 聖天子減膳省脩赫然詔戒中外爲  
元元請旦夕命而會計盈縮領之司農講尋  
利端日不皇食夫今時所急者非言事之臣  
在任事之臣非難于才力彊辨之臣難于才  
誠合而始終不貳心之臣誠得如公者十數

輩爲國家條利益而櫛束度支裁汰冗蠹以  
佐縣官之急國脉民命庶幾重有藉焉視彼  
空譚款計者奚啻徑庭此主爵所爲急公入  
者也且公治青田蒿目焦心精已殫矣一年  
而改觀三年而改聚六年而有成不爲勢怵  
不爲疑阻彼知爲父母者道如是爾寧計有  
今日耶夫如是而公之滿志可知也夫易於  
令則亡難職易於難邑之令則亡難地公之



樹也夫寧有量乎哉於是栝九邑之長以不  
佞言爲有當也請書以贈公行夫諸君子皆  
共事於栝之難邑而易之者也而咸內遜公  
爲不及公入而諸君子且以次入功名駸駸  
從下邑起主爵者廉而謂令難誠不獨在名  
城大都間則余言非溢吏治幸矣

壽懷泉李翁八十序

懷泉李翁之母封孺人者出余鄭其後婚媾更相講世稱朱陳云當封孺人在時歲爲壽必召宗人飲而翁昆季侍竟日驩蓋封孺人壽幾百齡而翁是時業已逾指使乃今春秋八十高矣正月念有二日其生之辰也翁先期進鄭之中表子弟而謂曰余耄矣自余髫髻侍吾母猶昨者而今孫而曾也所與余游

中表之存者幾而幼者長長者壯壯而毛種種也余耄矣鄭之宗人曰夫翁奚耄也翁年杖於國而五官之用矍鑠如少醉不人先趨不人後與人奕竟日壯者先怠也夫翁奚耄也於是退而私相羨謀奉康爵于翁而命不佞脩酌者之辭不佞敬諾而颺言于宗之人曰夫李翁者始所謂真壽者也世人論壽類以日月爲率甲子多而皤然老也則群然數

而稱之不復計其所以壽夫人生鼎鼎百年  
大塊所爲役而勞我耳其享在厚生適在樂  
志究在令終而昌後然而福澤定于天愉戚  
成于性歷年多而百感集則戢穀爲難故世  
鮮得而兼之榮啓期九十行歌而帶索張毅  
豐養高門而四十有內熱之戚此難兼之驗  
也第令直以甲子多爲壽則彼百年之內朝  
而計暮者春而謀臍者趨而蹶者暴而寒者

蒿目焦心而飲水者子而塊立者匏繫柴桎  
而糾紛于墨繳者上之無鯢鵬逍遙之遊下  
之無斥鷃榆枋之適彼方以身爲株拘生爲  
贅疣其所謂長年直以耳目寄人間之歲月  
而了不自有也則壽謂何耳夫李翁固異是  
翁之族以少司寇蒙齋先生大而翁之尊人  
一泉公守趙州爲時廉吏益昌其家聲翁早  
聞詩禮補博士弟子高等已入成均判濟寧

治河有勞績嘗捐貲餉河者又蘇筏夫數萬  
再遷閩藩理問議蠲倩役百閩人至今德翁  
翁亦自喻適志時封孺人年九十餘矣翁解  
組歸而舞綵膝下爲兒子媚融融如也出而  
肅客式燕酣歌于于如也入而撫子若孫申  
申如也友仲季而吹埙篪怡怡如也居常好  
義樂施不齷齪治生人產天故培之日厚其  
所奉有子克樹立蜚聲太學而諸孫多秀穎

發祥且未艾跡翁平生自少而壯而老視履  
皆坦途若縱于天而任心逍遙能以人成之  
盖八十年無日不樂也夫無日不樂卽無日  
不壽故人世勞而翁逸卽有以年同翁而非  
也人世戚而翁愉卽有以生同翁而非也人  
世難爲後而翁樂有賢子孫卽有以身之適  
同翁而非也故曰李翁者始可謂真壽者也  
宗父老曰養生家以靜息吐納致壽乃翁不

必然而壽俱何也不佞曰嘻語有之戶樞不  
朽流水不腐以其常運也翁性倜儻不修城  
府言無宿諾胸無藏怒少長日益親翁神王  
如川至百歲撥之耳壽曷算哉不佞無以頌  
翁則敬申諸婚媾者而爲祝曰惟翁介純嘏  
以慶餘我兩姓受茲介福而交相爲愛鄭而  
李者奉翁宗枋蕃而睦李而鄭者衍翁家聲  
惇而熾俾兩姓世世永有休聞則無疆之祉



也以是壽翁可乎宗父老曰然遂進翁之堂  
奉卮酒歌南山樛木爲翁壽

賀大將軍維城李公晉秩一品序

不佞以癸卯春來撫延綏則大將軍維城李公已自粵西移鎮焉李公者寧遠伯寅城翁季君也翁舉五丈夫子登元戎者四掌金吾緹騎者一皆有盛名而季君起儒術稱白眉尤世所推重云先是李公僉右軍都督事會播事亟卽拜公征蠻將軍鎮粵西公北產而南征或謂非宜乃公慷慨誓師深入叢箐瘴

厲之鄉遏播西逸多勛功亡何惡苗作亂  
皮林張如播 天子命右廣軍合勦之公受  
檄率土司七萃往諸土司醵金數千佐幕府  
費公盡却之諸土司加額廉聲馳炎徼間督  
府上其事 上深嘉之已進攻皮林諸苗逆  
命斬馘二千餘級生擒戎首王陀因下令曰  
渠魁已得脅從其忍殲夷諸願降者立幟下  
凡全活者三千人撫安四千二百餘家於是

人人頌公更生矣事竣司馬首敘公功進都  
督同知秩一品賞賚有加焉延綏將吏聞之  
喜而不佞喜可知也客有語不佞者曰偉哉  
李公之伐也自北自南無思不服其克有勲  
以光大隴西家聲且公春秋甫四十加一而  
橫玉一何壯也頃司馬上功狀與播並敘而  
主上獸先皮林之賞詎非異數哉夫安得不  
籍中丞一言爲大將軍重不佞唯唯夫客所

爲頌公者折醜之勛遇主之盛邁也乃不佞  
睹公行間事則進於是昔有苗不靖虞帝命  
師三旬而逆以帝寵靈何難一鼓盡殪之而  
伯益贊禹佐帝脩德格于羽于五旬不聞以  
窮誅先在宥則帝惠如天而禹益能對揚其  
休命也以不佞近所睹記粵西之師屢矣一  
殲羅旁再勦猺獞三擒韋銀豹血刃淋山焚  
巢傾卵竟未聞止戈而縱穴居之一命者卽

懋賞侈當時如好生何上帝固闕其後矣李  
公下一令而活萬靈方寸有過人者 主上

業嘉公廉而尤重公之仁武夫是首旌公用  
以風諸將耳不佞聞寧遠翁時時誡子弟若  
部將毋黷殺微功再鎮遼左日撫柔諸夷冀  
享安和之福公承家許國有自來矣史稱曹  
武惠平江南不妄戮一人諸子瑋輩咸紹父  
志以昌厥嗣爲宋名臣世家第一古今艷焉

公是役也仰體 皇上天地之惠敬承寧遠

惠慈之訓永垂僊李仁厚之聲備三善而綏  
百祿寧誇一時榮進已哉此不佞所願爲公  
頌者也客曰善不佞復有進焉仁人不以終  
始貳心蓋臣不以南北岐撫延綏逼虜而地  
苦不毛軍困甚幸得李公子視之卽一芻不  
入秣諸虜讐公威受臯牢萌隸幾安堵焉不  
佞亦因藉以裨尺寸于疆場今公志日鬯伐

且日益偉旂常帶礪之盟將濟美尊人當有  
特書紀其盛者不佞夫安能頌公以志吾共  
事之祝而已



榆中草序

永嘉何无咎善詩而不有其詩詩膾炙人口  
紙爲貴而无咎自眎歔然人齒及其詩輒遜  
謝何有也曰余方逃虛而未能爲虛安所事  
此詔余乎一日余邀至榆林索全藁付剡氏  
固弗許然時爲詩得若干首靡不雄渾奇麗  
駿駿風雅余爲梓焉非其意也余卒業而嘆  
焉夫詩道性情虛也而境實以虛傳實實亦

虛爾百竅號而冷然濟也風於何有三百篇  
間出于巷譌閨詠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歷千  
億禩而可繹思則實以虛永耳世人藻繪其  
詞卽意得色滿以有徇之而莫覺亦未審于  
虛之妙矣无咎能詩而中虛不自有其詩所  
謂進于技者非耶余不能詩而聞爲詩无咎  
輒賞之從臾災棗余亦聽之夫聽之者以爲  
非詩而不有焉者也其致一也余游倦矣足

跡大半天下它無論論淞之東偏永嘉清淑  
九斗二鴈孤嶼之勝甲于寰中卽下邑仙都  
碧水丹山奇峭自謂過之无咎歸余且取次  
往相與結方外之緣花辰月夕其有言耶無  
言耶所不敢知而實際于虛以毋忘今日之  
盟則願與无咎昂之爾矣因題數語簡端證  
之它日

由庚堂集卷之十九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記

願學堂記

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官分職而恤其私若曰  
予茲臣庶夙夜在公而未有寧宇于何委蛇  
著五紵之節爰命將作作廣室居之今司寇  
邸所稱樣房者是也自是尚書諸里東西雲

構鱗鱗起焉太常卿邸居寺之左堂廡有奕  
綽可容與獨少卿離立術之西偏故博士邸  
也而虛寺右墪地鞠爲圃棄嘉址而就沮洳  
爲居者病蓋屢欲新之未遑也余以庚子夏  
至邸苦蒸濕家人不能一朝而余安之大卿  
玉陽沈公謂余盍新諸余謝不敏豈其職司  
之未舉而以私先公曰不然夫君視邸舍若  
傳乎廬若籬乎幸非久當遷不欲居勞而遺

後者安乎第令人操是心天下事誰其任者  
余謝如初居復一歲所公從臾者數四而余  
始霍然應也乃鬻舊邸得錢若干緡公節縮  
經費佐之屬典簿吳君督知觀林良仁輩董  
其事就圃地南向爲廳事者一室者二各五  
楹傳室爲溜庖東爲僕舍西爲書齋齋前多  
植竹右爲園藝蔬中爲臺尺有咫可眺鍾山  
門外樹以栢桃李間之凡五閱月而告成事

余徙而居焉率家人于庭北面高皇帝陵稽首拜手而颺言曰於嘻微臣之得有寧居也寔惟高皇帝在天之賜夫當締紉諸邸時固已體群臣而普有之卽不虞臣邸之新自臣也新卽自今而式靈寔自昔臣敢一日忘高皇帝之賜已而懼然竊伏自惟職思其居臣居新矣臣職烏乎舉夫太常禮樂之司而古秩宗之任也主陵廟百神之祀藻爾

身浴爾惠翼翼臨女罔有不欽乃足以交神明而逌怠事不者怨恫隨之居且爲僭府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常臣其所事事也聖門以公西赤之賢謙言未能而願學焉矧于余之不敏遂以名其堂爲夙夜規沈公見之曰固也夫仕寧一官塗寧一轍理無跡膠事無身便履中蹈和而一奉之天仕止久速烏乎而不可夫非禮樂之原與乃所願則學孔子



矣余鞮爾伏膺乎其言因並記之用自勗以  
勗來者

遊鴈宕山記

環浙多名山而奇瑰首稱鴈宕云余家玄都  
所僊二十九洞天中靈區故相接也而寄之  
寤寐者逾三十年萬曆戊戌余旣幸襄尊人  
事將爲五嶽游則以茲山始夏五月望前一  
日偕永嘉何山人无咎陳茂才納之發棹江  
心順流館頭驛入于河夜投樂清縣宿焉時  
天雨邑令張君匡原畱酌西塔院信宿而雨

不休衆虞爲遊妬廼余興勃勃不可已且念  
山靈稔余必有得天時者遂決策往詰朝忽  
霽御筍輿度白沙嶺嶺頭望海海天無際漁  
舟點點如千葉飛浮心目爲豁午餉密舉驛  
上四十九盤睇大小芙蓉朶朶撲眉睫間晚  
宿能仁寺寺前峰焰如火寺左風泉落枕如  
雨蚤起與老僧明海譚半餉步入東谷里許  
望剪刀峰稜稜千丈上成兩岐雲霞過之真

如剪綺再入水聲潺湲轉聽轉震耳則大龍  
湫也源自湫頂鴈湖千頃來下注萬仞日貫  
之成虹風飄成貝金鼓譟之成暴雨驚雲有  
無變幻儵忽萬端余所見則霏霏如白玉煙  
又如千萬白羽箭飛墜罡飈中眸不暇瞬斯  
亦飛瀑之最奇絕者已東爲諾詎那尊者亭  
尊者自西域來觀瀑示寂而睛上視後有僧  
喝云潭下水同何當仰矚遂瞑對此泠然無

住豈直前人所稱看不足耶亭午度馬鞍嶺  
一峰葱菁摩天如大士坐蓮臺發紫金光時  
雲氣吞吐余至忽開朗俄而黝然二君乃不  
得睹余笑謂阿閼一現不再現固自夙緣耳  
下嶺歷西谷抵靈巖寺靈巖寺者鴈山中明  
庭也東西分兩戒東峰五十有三西谷四十  
有八稱百一峰寺當其中扃初入白雲鐵板  
諸崖障之鉢盂峰綰其口紆盤數百武厓通

箭括至則屏霞嶂障其後如負宸然左峰之  
橫曳而似蜚弧者爲展旗哈呀而似累貝者  
爲紺珠峯嶺而似張幄者爲石屏右峰之峭  
矗雲表而擎天者爲天柱儷立柱側而飛翔  
者爲雙鸞銳而端者爲卓筆嬋而嫵者爲玉  
女子而挺者爲猷秀分行呵擁若八公之侍  
帝列宿之麗天誠僊靈一大窟宅也它若屏  
霞嶂右方之竅頑石而洞鱗鬣天矯懸鼻如

瓠滴石髓而甘者爲龍鼻水寺西南之當几  
聳立衣項檐如望西方而禮拜者爲僧拜石  
則鬼工之巧斷以駭遊目供絕倒者爾勝顧  
不以此是夕宿寺中與二君劇譚方之外何  
君別號丹霞余謂此丹基福地君第構食霞  
閣于上方之中央揖羣靈而餌大藥便當僊  
去余且躡而後何用齷齪人間世與佩五嶽  
圖冥揆遠討爲哉何君唯唯復爲余言水簾

谷之勝遊人罕至余乃賈勇前見層巒簇簇  
如蓮花瓣淨明寺址在其下而顧無名余目  
以蓮臺稍進則兩崖夾如鐵壁青天一道如  
匹練空懸崖際飛泉霖霖濕人衣裾崖下洞  
如新月玉乳盡作雲霞狀亦一奇也出谷遇  
一石人側耳山椒名聽詩叟恨不携謝眺驚  
人句使聞之已過響巖大呼聲震林樾與前  
部鼓吹相荅緣澗行可五六里至靈峰寺則



又幻爲一局矣羣峰排插兩道周如幢蓋迎  
客其奇而名者曰靈芝曰翔鸞曰五老五老  
不甚肖而靈峰一洞則大奇盤數百級而上  
上合如掌而成屋檐檐前受日月光爽朗可  
憇中漏始青天一片似玉壺氷巖罅泉聲應  
人呼嘯若甕盎中鳴坐酌張令君所移酒歌  
高山而出踰謝公嶺相傳靈運開山至此然  
旣經謝屐那得一亡所經營故知謝公至斤

竹嶺止爾其東石梁在焉歆石如槁木倚崖  
端洞其下入可坐百人稍入爲層臺楹而不  
椽月竇風牕亦足自覩度所不及天台者非  
得水怒號作雨聲爾自此散爲平隩唯谷口  
老僧巖絕似祝髮瞿曇襍被遊方旁石纍纍  
如二三闍黎附耳而談經奈何當孔道間鎮  
日管送迎良苦矣石梁無可棲止亟走宿嶺  
店郵亭明日取道海壩而還夫以鴈宕鉅麗

之觀前人謂裹糧經行一月出山未可誇人  
余往以旬日何論窮揆卽意所至湖若鴈頂  
谷若安禪潭若梅雨應接猶然未暇安所稱  
遊哉然以靈巖之邃焉而奇龍湫之幻焉而  
奇靈峰洞之皚磊焉而奇皆落吾目而神與  
之遇又記稱秋遊鴈宕直以春夏苦霧雨故  
乃余來自五月行遇雨而登眺則霽夕遇雨  
而朝發則霽山靈若毋余齟者初地佛子五

十三叅要以取次入元李孝光言歲率三四  
至鴈山中每一至如遇故人萬里外余此遊  
爲初地小叅繼而源源來則故人萬里握晤  
山靈顧不當更相賞乎哉鄭子曰九州五嶽  
盖余游其四云中嵩黃盖高不數百丈東岱  
高而延袤不百里西華三峰如掌恒石如砥  
非奄有川澤之奇也而秩望以嶽稱尊焉它  
若環瑋奇絕如鴈宕諸山或不得望登封之

末盼又或久而後聞則何以故先王畫野建  
邦類表大山以爲鎮示民不迷辟之方嶽偉  
人鎮物承天寸雲敷澤輒尊而禮之以爲民  
望貴其用也乾坤旁礴之氣鬱而不洩則結  
而爲名山大川動數百里與七曜爭奇或砥  
狂瀾而障之海嶽嶇嶇廖廓使人企而慕而足  
跡卒未易攀有若畸人節士屹立波靡而韜  
光深谷以名繫宇宙之輕重則不用者貴耳

鴈宕將毋類是夫五嶽登秩太和晚出而踞  
其上鴈宕卽聞自近世而名馳寰中爲奇探  
之士所傾慕不啻五嶽蓋理貴晚成不歎山  
川然哉

采芳亭種栢記

封部郎中署之後爲采芳亭亭前束竹爲屏  
植栢其中供歲寒之觀然霜雪不載歷而栢  
弊者半至春則易之以新歲爲常焉鄭子邦  
章怪之召塲師而問焉曰異哉之栢也吾聞  
新甫之種一植叅天更數十百年而柯葉不  
改其舊彼於灌溉栽培之力未數數然也而  
猶若是之栢者卜壤而處擇吉而種沃以醴

波覆以黃墳守以圉候之吏若奉鬣采而蒔  
子之也然不易歲而弊者半豈其材固無良  
哉場師曰噫子過矣夫物各有適天陵者偃生  
大谷者倒生其真勿可抑也子之栢植不期  
月而柔其枝以爲羽卷其柯以爲鉤立者俯  
之葆者翫之舍彼之真以從子遊目之飾彼  
其於子之灌溉栽培猶湯濩之加而桎梏之  
也而又奚適焉且余爲茲亭種栢十餘襍矣



冬栢葉有瘁色而根株猶生意也王者爲其  
弗華而亟去之不少惜夫欲貴其種而弗若  
其真采其枝條而輕棄其本根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未有能生者也獨之栢乎哉噫子過  
矣今予爲子請寬數咫之地深根固封勿剪  
勿敗而一委之以坑衡之性如是而弊者猶  
是也吾請爲子任賤工之罰邦章子聞之矍  
然顧謂寮池子徐子曰嘻善哉吾聞場師之

言得植材焉遂記之

脩舉京兆尹王公祠祀事記

余庚子視京兆篆以間延問父老後先尹所以治京兆狀而得王公王公者諱爌余浙黃巖人也嘉靖初來爲尹尹尊官體隆重又非久輒遷去稍厭事自崇多貽艱於民乃公曰孳孳勤其職興利釐蠹不恤勞怨嘗疏革內監冗役數百輩及罷一切橫賦多所施行民大德公公去後相與祠公于南門之外置田

百數十畝歲時伏臘紛拜舞公祠下畱君公之思祠旁故有茅君祠道流居不數武而近遂令主田供祀事歲久道士視爲黃冠業稍佃諸民間然未敢顯斥也里有豪張信者挾道士俛得之道士不敢爭受一二米鹽盡歸之豪信而祀事日廢間持一卮酒一盂肉飲食公若三家村社而復不能繼將爲若敖氏之祀士萌心忿豪信而憚于摘發卽摘發豪

居間所司復陰爲訐不時正余廉得其狀下  
江寧令戴大槐核往蹟則祠與碑故在於是  
盡奪豪信所占田以牘上余移司理何君躍  
龍治如律分其畝入爲二歲輸之江寧春秋  
享祀京兆命博士主其祭餘儲爲脩葺費俎  
豆牲牢諸有品式籍志之復檄上元丞謝子  
貞樹棹楔于大道旁令見者知所嚮往焉已  
竣事而請余記詔之永永余作而嘆曰嗟乎

盛德百世祀誰其舉之而又誰廢之耶王公  
遺愛在京兆京兆之民相與尸而祝之夫非  
三代直道行哉尼者其誰則亦京兆民爾胙  
饗不數十年而一朝幾爲烏有先是石壘壘  
矣而視若岱封無字之碣往者不足恃夫何  
有乎來者雖然上下宇宙百千年未亡者何  
物王公盛德入人心而後有祠祠而後有文  
有祀公往矣未能忘公者未與俱往則廢者

安能勝舉者今之復祀公而文而碣之與往  
者麗牲之石竝揭日而峙亦惟是人心之未  
磨者在則安知後之不如今而茲舉之不可  
永也明徵忒事是惟來者故直記其所繇復  
若此餘載它碣中不具論所履畝暨祀品則  
書諸陰

## 遊仙都山記

仙都山志稱三百里度邑所居猶然郭廓耳而鼎湖諸勝則去邑可二十里許蓋道家所稱祈仙二十九洞天者若明庭云游人浮慕仙都而欲以窮日盡其勝卽應接衣帶前猶不能一瞬尚何暇奇搜哉萬曆庚寅夏五月李叅知鐵城先生約余遊問誰哉能王者而得余內弟樊季思甫請持數日糧以從拉李



友子敬會他妨遂以是月九日先發肩輿抵  
下洋主人挈舟以待小酌溪頭大樹下而後  
入舟時過雨新漲水光浮天如蔚藍南薰時  
時拂舷快人襟裾再折而度石橋艤小赤壁  
下壁立可千仞上峭出而閣雨雪色獨白可  
題名一名仙人榜餘俱賴壁下澄潭如半珪  
蕩日錯采閃閃如金鐙稍得構則空中樓閣  
耳爲徘徊久之泝上流起觀趙侯船片石歆

橫若藏舟於壑上鑄石舟二大字曲棹穿岩  
而北泊問漁石攀蘿百級上賜谷洞洞連如  
房櫳東罇夜半先受日而鼎湖當尊綠波繞  
檻景用益勝爲歌遊仙三闕命爵無算起讀  
宋元題石多挈家來遊因想昔人之致無用  
畢婚嫁爲矣已復下舟沿鷗鷺洞至練金溪  
登羣玉臺臺倚五老峯若招余輩相揖讓者  
時已亭午遂飯主人故喜漁居人聞携客至

則爭舉網取魚會水漲不多得然足佐卮酒  
時日薄西汜月出東山兩曜爭吞吐於潏泱  
空明中心目爲豁歸而憇仙都草堂謁外王  
母墓卽朱晦翁猷峯書院趾也坐印月池頭  
主人吹簫與漁歌互會夜連床宿草堂西偏  
余與叅知趺坐一餉乃就寢質明樊伯子季  
本與其季季明各遣餉遲鼎湖峰前主人爲  
幄舟中鄣日廼渡仰視鼎湖千雲矗起峰頭

松枝蒼蒼如龍髯卽武夷鴈宕諸奇峰要以  
秀峭有之乃若旁絕附麗聳峯隆崇宜無及  
此者已入玉虛宮前擁雲屏望鼎湖几席間  
惜山赭臺荒殊乏蓊鬱耳宮右直上則金龍  
洞玅庭觀在焉期以飡罷往乃漁者大集請  
觀魚遂復入舟網罟鱗比得魚十倍於昨肯  
子敬甫且至至時已酣雀躍驪呼真態可掬  
遂扶掖偕上忘歸洞洞故軒豁下俯龍舌洲

夕陽盪彩如霞綴綺疏自足畱人坐石高歌  
聲戛雲際下視舟幄若幔亭檐如也歸信晚  
風復邀月池頭夜分乃寐其明日爲芙蓉嶂  
游時水落石出主人呼數十指濬水道遇膠  
處輒負而上行里許爲坂堰田邨居人可百  
家水稍澄泓山亦蔥翠無巉峴狀而境漸幽  
足音漸少居然武陵源也呼大白酌樊叔子  
季崇所遺斗酒停舟就美蔭爲新聲居人未

之前睹聚而堵觀孺子駭而問客從何來豈  
其謫仙且飲胡麻平邇珠潭而上不可舟則  
取道山椒叅知先發度嶺如飛田父相訝何  
翁矍鑠乃爾行一二里許緣溪攢諸巨石如  
潛虬如躍馬如踞象如叱羊如飛仙擁者甚  
衆其一銳而出峰之巔儼如黃冠登壇作法  
二三如丫髻番奴解辮重譯而來故俗呼回  
回岩溪南雞犬相望盖沐白也居者百數十

家石碓舂聲札札傳空谷而回響如考鐘鐺  
坐飲連環洞居人進茶起步而北崖口稍寬  
入轉窄紫氣簇簇如芙蓉萬朶亂撲眉睫志  
所稱芙蓉嶂直外戶耳叅知見而大呼余等  
踵至且駭且賞遂相與深入凡數轉徑逾窄  
陡擁一峽豁訝相向石門中開可丈餘稍進  
則二柱聳峙忽闕而峭兩山抱之中懸一石  
如丹鼎上圓下洞可坐十人前向石屏左聳

一小峰如丹客望鼎天然一堂奧也峽束其  
右僅通箭栝丸泥封則鳥飛度耳余顧謂叅  
知曰此丹室也靈境不虛生至人不數數公  
能無意乎期主人卜築於此屬子敬相與圖  
之日已下春乃別問舟而返觀馬跡潭潭底  
石也而點點散盃如萬馬馳驟鼓行不亂斯  
亦奇矣抵草堂且暮亟以酒脯佐勞而月色  
晶晶不能寐主人援琴再彈高山而罷詰旦



則陰雲覆石山雨且至矣主人道坐禪水仙  
諸洞之勝欣然欲往叅知怯雨獸畱余等賈  
勇以行望禪洞懸崖亡鳥道取兩木梯而登  
洞鑿空不甚廣疑昔人藏蛻處耳一再酌而  
下時雨脂梯滑甚子敬甫故怖下叫呼剗益  
怖足縮縮強爲容而手戰甚余廼正身捷下  
如履平陵衆大咤玄度有濟勝具余謂無罣  
碍故無恐怖奈何似李伯子懾也已登水仙

洞方池清泚可鑒鬚眉飲之盡一蠡從者怖  
不能從歸向叅知道之爲絕倒日方午主人  
移觴彌高樓劇飲沾醉凡四宿不得夢焉早  
起則與人迂者已至遂告歸主人意未已欲  
往金龍洞客畱不盡以謝主人乃就舟至下  
洋復飲前所蔭溪頭大樹下載咏而歸是遊  
也爲日者五而長日加益則兩之爲日之日  
者五而十夜於月則三之故遊無篤於時也

而足以邀客以樂任主人主人美才情而好  
客客主忘年與爾汝也故遊弗存於迹而足  
以歡其尤滿志者芙蓉嶂而北神奇幽閔所  
仙一隩宅也而千載來漁父未有知者一旦  
得之几舄間非山霧有意獻奇乎哉而亦足  
以快平生矣夫目寓成遊身寓成都神寓而  
虛則仙耳仙都者仙人之所都也世人爭光  
景於目睫一過而遽廬之直童觀已爾余儕

探奇選勝於此行將煉藥丹丘食沆瀣而遊  
神八極翩翩挾飛仙乎遨焉則自今日始詎  
世所稱遊也與哉叅知曰是不可無紀遂抽  
筆爲之記且以證之來日

由庚堂集卷之十九終